

生命里的承诺

■ 剑 钧

辜负父辈的期望，终生也没离开大海的怀抱。彭院士是专程来参加纪念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建立80周年活动的。他来到红宫红场，深情凝望父亲的铜像，久久瞩目父亲的遗书，不禁热泪潸潸。父亲是为了祖国和劳苦大众的解放而献身的，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忘记为党工作。周恩来伯伯和地下党组织也一刻没忘记彭家这苦命的孩子。

1930年，奶奶带着小土禄逃难到香港，靠糊火柴盒、绣花等度日。翌年秋，他离港来到潮安，被寄养在群众家中。几年间，他在好多乡亲家住过，每到一处都要改名，但他记住了自己最初的名字“彭赤温”。那是父亲为他起的，意为“红色的土地”。

二

虽久别故土，彭士禄一刻也没忘怀那片红土地。那年回故乡，他特意到了金厝银滩。儿时，他不止一次从这里走过，见证过大海边风助潮涨，浊浪排空。他怀着崇敬的心情，来拜谒一位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恩人。海风徐徐，轻拂一座高高的纪念碑，碑的正面为王首道手书的八个鎏金大字：“周恩来同志渡海处”。南昌起义失利后，周恩来身染重疾，在黄厝寮村养病，后从碶石湾渡海去了香港，又转道回上海，此后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了一个新中国。

彭士禄当年尚小，不知父亲也参与了南昌起义，还是前敌委员会委员。1927年10月，周恩来养病期间，彭湃也来到海陆丰。在知悉周恩来基本康复后，他指示地下党在大湖筹集一条“彪刀”船，将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领导护送送到香港。一个月后，彭湃在汕尾领导并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

彭士禄走进“周恩来活动居址”。周边竞相绽放着的海棠花，是周总理最喜爱的花种。乡间小道两旁的彩色壁画，似乎在诉说1927年周恩来在村里养病的岁月。他驻足在周伯伯和乡邻围坐一起的壁画前，不觉眼睛湿润了，第一次见到周伯伯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那是1940年的一天，彭士禄与10多位烈士遗孤从广东来到重庆。在红岩村13号，一栋深灰色楼房掩映在绿荫中，那

就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护送他们的龙飞虎叔叔说，是周伯伯点名接他过来的。“周伯伯！”他惊喜地瞪大了眼睛，从记事起，奶奶常讲起父亲和周伯伯的故事。那是一个觉醒的年代，两位共产主义者在血雨腥风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终于找到你了！”周伯伯一把将他揽在怀里，用手抚摸他的头，慈爱地说，“我到广州，是你父亲接我的，你父亲让我睡他的床，你父亲很会开玩笑。你应该向你父亲学习，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但烧了田契，变成无产者。”彭士禄心里暖暖的，泪水止不住流下来。

父亲牺牲至此时，一晃11年了，小土禄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1934年秋，国民党兵闯入“姑妈”家，把他们关进大牢，8岁多的小土禄成了“娃娃囚犯”。一年后，小土禄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敌人就将他扔出了监狱。他一路流落到潮安成了乞丐，多亏了当地革命群众收养。1936年，小土禄再度入狱，奶奶费尽周折找到他，设法带他逃到澳门，在地下党资助下去了香港。1939年，小土禄与堂弟彭科悄然离开香港，到惠州平山加入了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后来，香港中共地下党接他重回香港。周恩来在得知小土禄身在香港后，旋即派龙飞虎去香港，这才有了他辗转来到重庆的经历。彭士禄在周伯伯这儿住了些日子，后由贺怡阿姨送他去了延安。

三

1951年，彭士禄考取了留学苏联的名额。5年寒窗，他以全优的成绩拿到毕业证书，正要打起行囊归国，却被密召进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大将开门见山地说：“中央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毫不犹豫地回答。

于是，彭士禄又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了两年核动力专业，1958年回国，进入北京原子能研究所。这年，中国启动核潜艇研制工程。

“我国建造核潜艇几乎从零开始。”彭士禄回忆说，“当时我们这批人有学文化的、有学电的、仪表的，大多数人不懂核。”彭士禄临危受命，主持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

那时，谁也没见过核潜艇是啥模样，所有参考资料不过是两张从报刊翻拍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件国外儿童核潜艇玩具模型。彭士禄意识到搞核潜艇，大到导航，小到螺丝钉都要靠自己完成了。既然要做核潜艇，就得先摘掉“核文盲”帽子。他和所里几个稍懂核动力的人，一边自学，一边给同事开课。他们边学习，边摸索，逐渐将所里几十个“核外行”，引导到核动力学科的前沿。

1965年，一支先遣队悄然走进大山深处，开始建设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研发实验基地。山区阴暗潮湿、毒蛇蚊虫肆虐，工作和生活条件艰苦。他们啃着窝窝头，吃着野菜，没有电子计算机，验证数据全靠原始的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有时为验证一个数据，彭士禄和同事就要熬上几天几夜。即便如此，也未能阻止他们造出中国核潜艇的步伐。

1970年7月15日，彭士禄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彭士禄来了没有？”周总理走进福建厅的第一句话就问。彭士禄高声回答：“总理，我来了！”30年前，彭士禄还是一个历经磨难、瘦弱憔悴的设计师。总理慈祥地端详着亲密战友的孩子，认真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临别时，周总理紧握彭士禄的手说：“小彭，记住，你是海丰人！”

彭士禄没有辜负周伯伯的嘱托，他和科研人员用大写的忠诚书写了中国核潜艇横空出世的壮举。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

胜利来临之时，彭士禄却因病倒下了。他在病榻上听到“长征一号”正式入列的消息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道出一句发自肺腑的心声：“值得，一切都值得，哪怕死都值得了。”

2021年3月22日，彭士禄院士与世长辞。在生命走向终点的日子里，他的病房始终挂着一顶海军军帽，帽子上绣着中国的核潜艇。如果说，他的父亲用慷慨赴死来诠释对信仰的承诺，敬爱的周伯伯用悉心关爱来诠释对烈士遗孤的承诺，那么，彭士禄就是在用一生的赤诚和行动来诠释对党和祖国的庄严承诺。

红色足迹

如果说闽西辉煌革命的历史，是一部恢宏巨著的史书，那么新罗东肖的红色历史就是其中重要的精彩篇章。

东肖镇，被人们誉称“红色东肖”。它是闽西土地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后田暴动”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第一枪；它是新四军第2支队北上抗日出发地，数千闽籍儿女浴血抗日沙场；它是坚持“二十年红旗不倒”的革命老区典范……

从龙岩城里出发，沿着宽敞的龙岩大道向西南方向驱车10多分钟，便到了“东肖红场”——龙岩东肖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因此处系新四军第2支队誓师北上抗日出发地，故称“东肖红场”。“东肖红场”入口处，“白土暴动旧址——东肖犀牛排”石碑和新四军浴血抗战浮雕，引人注目。

广场的左侧是“后田暴动”群雕。广场正中矗立着一座大理石块组成的高约10余米、品字型结构的纪念碑。碑座呈八角形，碑身呈两面旗帜，一面象征新四军第2支队的军旗，一面象征红军龙岩东肖游击队队旗。“龙岩东肖革命烈士纪念碑”碑名由陈丕显题写，碑座刻有邓子恢、张鼎丞、杨成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题词。纪念碑文介绍了东肖烽火革命岁月以及东肖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的牺牲和贡献。东肖有后田、龙泉、邓厝等7个革命基点村，在册革命烈士413人。

走进后田村，人们便会看到松柏相拥的一座省级文保单位，“打响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第一枪”的“后田暴动”旧址——火星祠堂。1928年3月4日，农民武装暴动在后田爆发，拉开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序幕。

在“后田暴动”旧址旁的“后田暴动”纪念馆里，游人可以通过文字、图片、文物等，详实了解“后田暴动”和东肖人民的红色历史、英雄事迹。陈客嫌、张龙地两位东肖女英雄的故事，尤为感人肺腑。

陈客嫌的儿子、胞弟、侄儿都参加了红军，不幸相继牺牲。她擦干眼泪坚定跟党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一次不幸被捕后，敌人对她严刑逼供，逼她说出游击队的行踪。她守口如瓶，宁死不屈。一天夜晚，她和另外6位同志被押出，敌人要对她们进行枪决。其他6位同志牺牲了，她因没被打中要害，在夜深人静时忍着伤痛，爬着逃走。伤好后，她继续为游击队筹粮、送粮。1937

诗意何以如此重要

■ 陈海强

创作谈

而立之年，我常常在深夜带着复杂的心情回望来路。在文学道路上奔跑至今，我发现内心始终清晰的两个字：诗意。

我自幼酷爱阅读，在相当漫长的时光中，我一直竭尽全力要记住书籍上的符号，妄图将弥漫在符号中的气息保留在嗅觉中，以便写作时能轻而易举地复制或利用它们。小时候读到过的那些诗盎然于心的句子，至今难以忘记。那时，我痴迷于阅读字里行间有着光芒的作品。我很快接触到中国古代边塞诗人的作品。那种弥漫在文字中的雄浑、悲壮的气息，“只是征行自有诗”的风范，一次次震撼我的心灵。我对他们的作品和人生向往之，认定像他们那样活着很有意思。学生时代，我读过很多当代诗人的西部题材诗歌，发现边塞诗的血脉在西部诗、军旅诗的躯体内延续着。在我看来，军旅诗的独特之处，在于人们能通过文本认识诗人，进而仰视他们、渴望成为他们。或许阅读可以影响人生，大学毕业后我真的走上了军旅之路。

我的军旅生涯并不平坦，很多年里忙忙碌碌。10多年后，当我再次回到文学道路上时，已经不年轻了。我庆幸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就读到了许多伟大诗人的作品。他们对我的影响并不是类似于创意写作的授人以渔，也不是遣词造句的写作技法，而是让我领悟到要在作品中写出一缕气息、一点温暖、一粒灯火。我开始意识到，人来到世界上，不是要索取什么，而是为了用完自己的力气。我决定继续沿着内心的召唤前行，哪怕以针掘井，也要用完所有的力气。

纪录片《故宫》中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昔日辉煌，参加修缮工程的工匠们使用了大量金箔。这些金箔经过成千上万次锻打，厚度只有头发丝的几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之一。金箔的熠熠生辉源于锻打之下的延展。对写作者而言，同样需要接受类似的锻打，在锻打下让生命充分延展。生命，只有在延展的过程中

东肖记忆

■ 陈寿南

年1月，她不幸再次被捕。敌人严刑拷打她，她仍只字不说，后被敌人活活烧死，壮烈牺牲。

张龙地是龙岩妇女革命的领头人之一。1928年参加“后田暴动”时，她动员200多名妇女攻打龙岩城，参加了闽西红军、游击队的多次战斗。1935年，她不幸被捕，敌人逼她供出闽西军政委员会的地址与行踪，她宁死不屈。为了保护同志，她趁敌人不备，纵身跳下悬崖，幸被崖下的树枝托住得以生还，后继续从事革命斗争。1957年5月2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陪同毛主席在政协礼堂亲切接见了张龙地同志。毛主席称赞她是“闽西女中豪杰”。

在“后田暴动”旧址不远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子恢纪念馆。游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东肖人民的好儿女邓子恢的光辉业绩与崇高品质。

书香文苑育伟才，红绿相映谱新篇。人们沿着翠绿田野、红旗招展的村道来到邓厝村的邓子恢故居——隆德堂。这里曾是郭滴人、邓子恢、陈明等从事革命活动、组织秘密农会、创办《岩声》刊物、建立农民武装、开展党的活动的场所。

奇迈山下红旗展，红色东肖阔步行。人们流连忘返，期待着东肖再创新辉煌，让“红色东肖”辉映八闽。



观影有得

多年前，我从地方大学应征入伍，坐了3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又经过数小时的汽车颠簸，终于来到了驻守在东北平原上的一支英雄部队。

到达新兵连所在营区时，正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刻。随着营门口哨兵一声响亮的“敬礼”，原本就对军营充满好奇的我，赶紧看向车窗外，只见一列列整齐的队伍向着一栋灯火通明的建筑物走去。接兵干部介绍说：“今天是老兵连队看电影的日子，这是咱们部队的一个传统……”

作为一名“90后”大学生，看电影对我来说，早已是很平常的事。但那整齐的队伍和响彻云霄的歌声，还是让我对军营里的集体电影充满了好奇与期待。我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一天晚饭前，指导员在队列前宣布：“晚上集体看电影！”然后还特别强调，当天的电影是同老兵连队一起看，要拿出新战士的精气神，注意观影纪律等。

雷锋永远在我们的队列里

■ 唐婧瑞

自从听指导员说了看电影后，我脑子里都想看会放什么影片，大礼堂跟地方影院有什么不同……但我没想到，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场电影，深深地震撼了我。

那天，我们在老兵连队震天的拉歌声中，跑步进入礼堂。随着值班员一声有力的“停”，灯光熄灭，一束光从背后的窗口投射到面前的荧幕上，“离开雷锋的日子”几个大字映入眼帘。

这部1996年就已经上映的电影，讲述的是雷锋同志的战友乔安山，在雷锋牺牲后，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做好事、传承雷锋精神的故事。

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楚记得，那天晚点名时，指导员让每个班派一名代表到队列前谈观影感受，我说了这样一段话：“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滋

养。乔安山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雷锋并没有远去，他永远行进在我们的队列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雷锋’……”

其实，这不仅是我的观后感，也是我的一种精神觉醒。那时，我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最初想的是来部队体验一下生活，为以后的人生增添几许光环。平日里，我与战友们的交往也有意无意间保持着距离。虽然每次班长都以“大学生士兵有点个性很正常”帮我开脱，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临时心态”在作祟。我没有想在部队长期发展。

雷锋，这个从我所在军区、从东北白山黑水走出去的普通战士，让我懂得了生命的价值，在于用金子般的心灵驱散寒冷、温暖别人；是乔安山，用几十年的坚守告诉我，一个人的生命总会消逝，但

精神可以永恒。从那以后，我开始主动融入战友中，融进雄壮的军旅，感受军营大家庭的温暖，接受身边战友的帮助也乐于帮助别人。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入了党、考上了军校，毕业之后又成为驻守在闽北山区的一名军官。这些年，我经历了很多岗位，也认识了许多战友，但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会主动以一颗真诚善良的心融入其中，赢得尊重也收获感动。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照亮了无数人的心灵，也成为一面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在离开雷锋的日子里，无数个“雷锋”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学雷锋，做好事，成为人们的精神追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始终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阅图

顽强拼搏

■ 摄影 刘自华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在水中组织极限体能训练时的场景。作者使用长焦镜头拍摄来突出主体，以高速快门定格官兵刻苦训练的瞬间。作品动感十足，富有张力，展现了官兵顽强拼搏的战斗意志和过硬作风。

(点评：林彤)